# 难忘一夜

李 铭

2002年,我在盘锦市兴隆台区一家酒店打工,接到朝阳市文联老师打来的电话。辽宁省文学院要举办首届“新锐”作家班。朝阳市文联推荐我参加学习。“新锐”作家班学习的硬性条件有两个,一是必须要有大专以上文凭;二是必须要在省级以上的纯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。

这两条我都不具备,能够参加“新锐”作家班学习的概率小了很多。文联的老师叫我去一次沈阳,带着朝阳市文联的申报材料。以作协派去送材料的名义到文学院,我就多一次争取学习的机会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,我不知道文学院能不能录取我,一切都是未知数。还有,放弃打工,去学习文学写作,这在我们村简直就是疯子一样的选择。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,内心被忐忑不安笼罩着。

下午上的火车,晚上十点多才能到沈阳。我不知道下车以后应该去哪里,我没有多少钱去住宿。

我拎着的袋子里装的是十多年来在报纸上发表的作品。在我邻座的是两个农民工,他们的年龄都在50多岁。那紫褐色的脸庞、刀刻般纵横交错的皱纹,都说明他们曾经饱经风霜。

他们俩一个姓孔,一个姓孟。老孟爱说,老孔只是点头附和,发言的时候少。老孟看到我在看书,就问我是不是老师。我不好意思起来,告诉他们我也是农民工。我的回答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老孟跟我聊起来,问我为什么抱着一袋子的报纸。我说这些报纸上都有我写的文章,我这次是去报名,想参加学习。老孟上下打量我一下,说:“哎呀,兄弟,你是能人啊!”老孔也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始关注我。

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,在社会基层打拼了十多年,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表扬。我生怕周围的人听到他们的话。老孟问这问那,我不好意思地小声回答他。得知我十多年来一边卖菜或者在建筑队做农民工,一边又坚持写作,他俩更加佩服我。几个小时的慢车,让我们慢慢熟悉起来。

老孔和老孟的家在北票泉巨永乡存珠营子,每年农闲的时候,两个人就结伴出来打工。他们没有什么手艺,都是到建筑队做力工。我外出打工都是事先联系好了地方再去,老孟和老孔厉害,他们随遇而安。背着简单的行李就出发。这次到沈阳,也是现找工地。我问他们找不到活干怎么办?老孟哈哈一笑说:“车到山前必有路!”

我听了老孟的话以后,内心震动了一下。

像我们这样的农民工,哪里有那么稳妥、有把握的机遇,凡事都要靠自己去闯荡。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话,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就像我选择了文学之路,我不会犹豫,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!

老孟和老孔看出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出这么远的门。老孟说:“没事,下车你就跟着我们,咱们今天晚上一起找个便宜的店住下。你自己不行,别碰上骗子。”

我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。我带的钱不多,住不起宾馆,外面的小旅店我还不敢去住。原计划是要在沈阳北站候车大厅熬过一夜。

晚上十点多,火车到了沈阳北站。走出车站,马上被一群手里拿着牌子的人围住。这群人以中年女性居多,我心里慌得不行。老孟和老孔嘱咐我不用说话,他们俩很自如地跟这些人搭话。很快就和一个人讲好了地方。

那个人带着我们曲里拐弯地走过几条街,进了一家小旅店。四人间,15元一晚上,这个价位让我很惊喜。有热水,有电视,这些还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晚上不用蹲候车大厅了。老板推门问我们吃饭吗?我们都摇头。

老孟和老孔随身带着干粮,我肚子虽然也饿,但是挺着。老孟给我一块干粮,是大饼干。我躺在简易的床上再次翻看那些资料,不知道为什么,我心里的担忧和不安少了很多。我在想,老孟和老孔都不担心明天能否找到活干,我怕什么呢?文学院要是不收我,我就再次回酒店做保安,继续写作,继续追逐我的文学梦……

早上起来,老孔和老孟洗漱。我没带毛巾和牙刷,胡乱洗了把脸。

老孟说:“兄弟,吃完饭咱们就分头走了,我们把你送到公交车站。”

我忙不迭地感谢他们俩。

老孔说:“兄弟,你这个能人将来肯定差不了。本来昨天晚上我俩是要住10元钱一晚的店。老孟说怕委屈了你,就住了15元钱的……”

为了感谢他们俩,我想请他俩吃早餐。撕扯了好一会儿,引得不少人看热闹,到底也没有叫我来买单。

在北站的公交车站,我要坐的那辆车迎面过来了。老孟和老孔赶紧推我上去。我们没有来得及告别,公交车就拉着我启动了。透过车窗,我看到春风中老孟和老孔背着简单的行李卷向远方走去。

我没有忍住自己的眼泪……

2002年到2020年,18年过去了,我成了一名作家。在茫茫人海中,我和老孔、老孟有了一段短暂的交集。有时翻开自己的手机通信录,打开自己的微信,跳出很多人的名字来,而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们是谁,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加的微信、留存的手机号码。

有些人即使你留下了电话号码和联系方式,其实什么也没有记住。而有些人,这辈子只与你擦肩而过,却足以永远留存在你的记忆中。

微小说

# 树碑

李小庆

福爷安静地坐在村东头的树墩上,脸上的皱纹和树墩那皴裂的树皮完美地结合在一起,在夕阳的余晖里成了一尊雕像。

树墩的后头便是一所学校。一所只有9个孩子的学校。

福爷是这所学校的看门人,其实也没啥可看的,除了一些缺胳膊断腿的桌椅板凳,便是小李老师。

再说那扇所谓的大门,就是福爷从山上砍来些碗口粗细的树枝,用麻绳绊上,再找些废旧的细铁丝牢牢地拧住,随意地靠在一人高的墙上,等孩子们放学走了,福爷就把这扇门立在门口,隔断了学校与外界的通道。暮色在空寂的操场上不动声色地弥漫着,只有福爷坐在树墩上的身影逐渐地模糊在夕阳里。

这所学校具体存在多少年,小李老师不知道,福爷也不知道,他说他就在这所学校念了几年书,在这儿读过书的还有福爷的儿子、孙子,当然也包括小李老师。

没事的时候,小李老师就喜欢坐在福爷的旁边,听福爷讲发生在学校里的那些陈年旧事,包括小李老师在二年级的时候,因为不敢和老师请假去厕所而尿裤子的事,小李老师便哧哧地笑,他说他才不信福爷呢,二年级还尿裤子?鬼才信!来来来,还是下一盘棋堵堵您的信口开河!

乒乒乓乓的棋子碰撞声并没有堵住福爷的嘴,福爷说你小时候蔫淘蔫淘的,你娘走得早,你爹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,顾上这个顾不上那个,村里哪家的饭你没吃过?你学习好,愣是让学校减免了你的学杂费!啧啧,加一起可好几块钱呢!为这,满儿他娘还找到学校也要减免学费呢!哧!也不看看满儿那成绩!回回大鸭蛋!不嫌臊得慌!不过那时可真热闹啊!嘿,那个叫啊、闹啊,大半个村子都能听到……

满儿在外面挣了钱,把他娘接走了,再也没回来……小李老师飞出了一个象,重重地凿在福爷的车上。

谁像你这个傻小子!念了大书,转个圈又回这个山沟来!看你那点儿出息……

为啥回来别人不晓得,福爷您不晓得?小李老师摩挲着棋子低声说。

我不晓得!福爷闷闷地回了一句,把脸扭向有些模糊的远山,流动的夕阳把福爷斑驳的身影扑倒在破旧的棋盘上。

小李老师知道,福爷又想起了五儿。

小李老师也想五儿。

五儿是山那边的孤儿,每座山的那边都有几个娃来这所学校上课,那时小李老师还是人们嘴里的李三儿。

五儿和李三儿一起长大,一起上学,一起走出大山。

大学毕业后,五儿回到了村里,当上了村小学的老师,李三儿不解地看着五儿如花的笑靥说,好不容易走出来,见了世面,还要回到山沟沟?

我要守着咱们的村子!也要守着这所学校!五儿指着书声琅琅的教室说,好看的眼睛被风吹得眯成了两条缝,但是却好像有两束阳光落在她的眼睛里。

李三儿不敢看五儿的眼睛,转过身子,让自己逃离那两束阳光的捕捉,任五儿的身影在村头站成了一棵树。

他回头看了看越来越模糊的五儿,向她挥了挥手。停在路边的小客车像一头巨鲸,一口将他吞进去,然后喷出一股黑烟,摇头摆尾地游进夕阳的光晕里。

两年后,李三儿回到了村里,他没有看到五儿,也没有看到学生,只看到颓败的教室和在学校门口发呆的福爷。

五儿呢?孩子们呢?

五儿走了……福爷低着头,垂下了眼睑说,孩子们也都走了。

插画 胡文光

当李三儿看到五儿的时候,那只是一张黑白照片,镶嵌在一块冰冷的石碑上,石碑立在学校后面一个孤零零的山坳里。

那雨下得真大啊,水库的堤坝都快垮了,长这么大岁数都没看过发这么大的水!为了救落在水里的小四儿,她忘了自己不会游泳……福爷说,那个山坳里可以遮挡风雨,不会再让五儿一个人去面对那么大的风雨了,我替她守着……

小四儿是李三儿的弟弟。

李三儿在五儿的碑前站成了一棵树。

他想起了他离开这个村子时,五儿是不是也这样泪流满面,那时候,五儿的心是不是有被碾轧的感觉?

李三儿成了小李老师,把空无一人的教室变成了9个孩子的乐园,那是他翻山越岭才找回来的学生。

福爷安静地坐在树墩上,眯着眼打盹儿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树墩的四周冒出了一根根的枝条,嫩绿嫩绿的,随着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欢快地摇摆着。

站在讲台上,小李老师似乎能看到山坳里的五儿也在微笑着看他。

夕阳的剪影里,有一个人。

还有一块碑。

# 冬天记(组诗)

于成大

## 雪将所有事物粉刷一遍

踏着北风归来
就像游子携着风尘还乡

河川 山梁 果园 松林 草垛
破旧的屋舍 斑驳的磨坊
潦草的泥路
以及纷乱的心绪
都被粉刷了一遍

该怎样形容你
一朵 一帘 一层 一场 一夜
就像我无法描述的月光

万物并未停止生长
比如暗暗扩张的冻土 比如
越摊越大的汀洲 比如
越来越丰满 干净的人间

## 我经历了一场大雪

天气预报说一场很大很大的雪
正在路上
我买来了铁锹 雪铲 扫帚
所有应对雪的工具
万事俱备 只欠一场雪

我开始在密布的彤云下
想象一场雪
盛大 辽阔 壮丽 恢宏 连绵

但这场雪最终没有到来
风将它劫持到了别处
而我分明经历了一场雪
那么大 那么白 那么厚

## 让雪再白一会儿

多么白 比一张白纸更白
比心灵更纯洁 比月光更无瑕
人间万物
从所有关于美好的词语中
脱颖而出

但随后 扫雪车将会到来
这人间无辜的美
将被冒犯 亵渎

现在 我以闭上眼睛的方式
拒绝除雪车的到来
并打开心扉
接受这场初恋般
白雪的覆盖与入侵

## 冬天的河流

一条河流回到了冬天
回到冰层之下
像一把剑 回到了鞘

这是一个舒缓的时刻
河流的锐利回归于内心
严寒不断累积 冰冻三尺之际
不适合表达

隐忍 落寞 在低处暗暗磨牙
苦难终将结束
当冰排将流水松绑
被释放的河流
将重拾蒹葭 菖蒲 杨柳
并迎回属于自己的光芒

## 对雪的描述

身轻如燕的尤物
只顾着怒放 忘记了芬芳
柔弱无骨 让我相信
你的前世是水

用柔肠寸寸完成一次绽放
用悄无声息完成一次抵达
用冷若冰霜完成一次拒绝

## 披着大雪行走的人

雪啊 这痴情的女子
一年为我白一次头
披着大雪行走的人
一个披着一身大雪的人
从我昔年的门前经过

雪在他的身上越积越厚
仿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
仿佛是他无法摆脱的影子
雪好像为他一个人下着
所有的雪好像都在他的背上

很多年过去了
一个披着一身大雪的人
始终没有走出我的记忆
而我一直不知道
他是否卸下了身上的雪

## 麻雀词

它们要翻过漫长的冬天
要灵巧地避开箩筐
及雪中那片疑点重重的空地
拒绝对一粒米的怦然心动

不断压低我的天空
相比于鹞鹰 我和一只麻雀
身处相同的高度

从树枝到树枝 从风到风
卑微是脱不掉的外衣
翅膀下的山峦命运般起伏

将草垛 屋檐认作故乡
就像我抱紧炊烟与水井
在心里喊一声麻雀
天空出现了一道小小的豁口

## 冬天记

在重重落叶之间
我比落叶更像落叶
归根于这个古老的村庄

删繁就简 叶子腾出的空间
搬进来茂盛的大风
多年来 只有辣椒串没褪色
只有一束炊烟被我叫作故乡

插画 董昌秋

## 前面的话

辽宁对口援疆以来,一批批援疆干部无怨无悔地建设新疆、报效祖国,为建设繁荣富庶、文明进步的新疆作出了突出贡献。2019年,辽宁省作协的9名作家分别到辽宁9个援疆单位进行深入采访,创作了报告文学集《辽疆之恋》,全面细致呈现了辽宁援疆干部付出的艰辛与汗水、聪明与才智,他们以担当与使命感抒写的新时代辽宁精神,值得每个人学习。本版节选其中一些优秀篇章段落,以飨读者。

# 爱在也迷里

刘国强

也迷里为古代称谓,现在叫额敏。

公元1132年,耶律大石从东北辽阳率队纵横万里到达也迷里,缔造了威震中亚的西辽帝国。也迷里因此繁荣鼎盛,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镇。

近千年之后,为了国家安宁和边疆人民的幸福生活,同样有一伙儿热血男儿从东北辽阳到达也迷里,奉献智慧和汗水,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。我去采访时,这个团队的总领队叫张成良,这个团队的名称叫辽宁省辽阳市援助新疆额敏县干部工作队。

也迷里夏天高温,冬天寒冷,张成良带领的辽阳援疆团队,每天都要在严酷的气候环境中坚守。

每年的9月中旬,辽阳人还在兴致勃勃地满山看风景、席地而坐吃野餐,也迷里山里已经下雪,即将封山。初冬来临,山上的蠓虫被寒流赶下来,雾一样在县城的半空飘浮,会成群地扑在人脸上、钻进衣领。这些不知名的蠓虫是偷袭高手,连“嗡”一声的招呼也不打,会突然在半空拐个急弯俯冲下来,叮一口就跑。

10月,辽阳人还穿得花枝招展,在漫山红叶里陶醉,也迷里已经寒风凛冽,会忽然来一场没腰深的大雪捂严了大地,牧场和羊群都埋在雪里,张成良和援疆伙伴们就要火速驰援!

2018年冬,大雪下了40场,很多地方的积雪都没腰深,辽阳工作队成员们赶上37场!下雪就是命令,张成良率领干部们奔赴牧场前线,火速救灾!羊有吃的吗?人断粮了吗?救灾如救火,他们要赶快把埋在雪里的牛、羊、粮食扒出来!

张成良的母亲去世早,可老父亲病重时,他却在工业园区忙得脚打后脑勺,没有见上父亲最后一面。副领队金科的父亲病危去世时,金科也在新疆处理棘手的工作。工作队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,薛世杰的母亲去世时,白景超的岳母去世时,郑健的母亲去世时,薛昌全的父亲、岳母去世时,解明升的哥哥去世时……他们都没能及时赶回家里……

两年前,张成良刚到工作队就跟克里木老汉一家“结亲”,他不多说什么,而是见活就干。铡草、扫院子、劈柴、烧火、炖肉。他还拿出烹饪手艺,给克里木全家人做东北特色菜肴。张成良吃住在克里木家,餐餐付饭钱。就这样接连干了三天活,感动了克里木全家。第四天,克里木向张成良高高竖起大拇指:“有你这样的干部带领,我们的日子会更好。”

得知克里木老汉患了白内障,张成良说:“您老人家不要想太多,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,剩下的事我来办,我就跟您的儿子一样。”

张成良告诉司机:“从明天早上开始,你不用接我。以后天天接送克里木大叔去医院看病,医生我找好了,钱由我出。”

克里木的二儿子右腿静脉血管堵塞,张成良又派司机将他送往乌鲁木齐的大医院动手术,并垫付了1.5万元医药费。

2018年7月的一天下午,一辆白色救护车一路鸣叫着疾驰而来,蓝色顶灯频频闪烁,开进了额敏县三里庄村,在一间平房前停下,车门一开,几名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迅速抬着担架下车,冲进小院……

一名中年妇女跑出来,拉紧张成良的手哭着说:“哥,妈妈要不行了,你可来了!”

“别着急,妹妹,热斯江妈妈不会有事的!”

张成良边说边快步进屋,见医护人员要抬土炕上的老人,“慢着!”张成良说着赶紧伸手,“我来扶妈妈的头。”

救护车火速开走,张成良在车里打电话,让县医院提前准备好,救护车到后马上抢救。

这又是张成良“结亲”的热斯江妈妈。

我采访时,体弱气虚的热斯江老妈妈告诉我,她在专注地做一件事,写信。她虽然不会写汉字,但也要用哈萨克语给额敏县委写一封信,好好讲一讲她的汉族儿子张成良的故事。

也迷里的秋天像一卷草书恣肆而狂放。谁把毛笔举上高空,在雪亮的白云上激情挥毫,写下威武的雁阵?雁阵由远及近,声声唤!

我仔细观察大雁的队形,忽而头变尾,忽而尾变头,忽而“一”字中间射出“箭头”,一个“人”字大大地写在天空上!